



爸爸的五年抗癌经历

郑博琴

2008 年

爸爸自 2008 年初，就有“便出血”的状况，经医生检查怀疑有九十巴仙(90%)是痔疮所至，并建议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，但经数天服食药物后，没有再发生同样的情况，于是检查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直至到 2008 年十一月，同样情况再次发生，不但如此，情况还比之前更加严重的出血，甚至影响到排便与泌尿系统，于是我们开始觉得事情的严重，并建议陪他到医院深入检查。。。

2008 年十二月五日，经前一天医生吩咐喝下清洗肠胃的“吐泻药”后，早晨带着爸爸到医院进行电子直肠镜的一次性检查镜管；然而，当我们在手术室外接到爸爸后，却被护士告知爸爸必须再接受肺部 X 射线与肝脏的 CT 检查，而这与之前在医生处所了解到的情况有所出入，内心“不安”的情绪逐渐涌入心怀，难道不是医生所怀疑的“痔疮”问题？而就是那仅十巴仙的其他问题？

直至到中午检查完毕，医生才以沉重的心情告诉我们说，爸爸的大肠里长了“障碍物”（后被证实癌症第二期），但所幸的是经过肺部与肛肠检查后，没有扩散迹象，但必须做手术把“障碍物”切除，于是推荐了院内著名医生做切除接手。

同一天，我们就决定让爸爸当天傍晚进行手术，唯一遗憾的就是委屈了老迈的爸爸，自早晨离家后就直接住入医院，更没让他有做手术的心理准备！约五点钟，我们带着颗不舍的心情，让护士把爸爸推进手术室，并将他交托于上帝和医生的手中！

手术隔天，被医生告知非常成功，而爸爸也表现坚强，大肠也开始顺利工作（也就是开始排便、排便）。然而，手术后的数天内，爸爸却反反覆覆的发生突发性的高烧与局部疼痛症状，据医生说，这乃是手术后可能发生的状况。经两天的观察，爸爸已可开始进食，入厕等；但却由于肚子“涨风”深感不适，甚至整晚上无法入眠！

直至到手术后第四天，爸爸肚子“涨风”还是无法退去，于是护士唯有使用吸管，由鼻子直通胃部，并定时把胃酸抽出，虽然如此做会让爸爸胃部感觉较为舒服，但吸管却让他非常难受，喉咙似乎被阻塞，就连说话都感到困难。。。

但是，突发性的症状又再次发生，当天晚上，护士忽然发现爸爸出现血压偏低与脉搏跳动偏高状况，于是通知紧急部医生，安装各种心脏测量仪器，直至凌晨还出动了心脏专科医生与主治医生到医院观察，后证实没什么大碍，造成的原因很可能是病人过渡紧张或忧虑所致，故请护士留意心脏脉搏跳动，直至清晨六点多钟才拆除仪器。

手术后第六天，也是我们情绪进入最低潮的一天，爸爸在傍晚时分再次发起高烧，直至整个人发抖了起来，那时正好主治医生巡房见到此情形；接着，他带着冷静的话语告诉我，他怀疑爸爸的体内伤口有泄漏与受细菌感染现象，必须立刻做清洗手术(註：这种手术后遗症乃手术中的百分之五机会)，而爸爸当时的情况根本无法签署任何手术文件，故医生要我代为签署，为了让爸爸平安，唯有带着抖索的手，签下了我这一生唯一最难以取舍的决定，一方面不忍心让虚弱，年迈的爸爸再次忍受手术的煎熬，另一方面，内心却挣扎不已，到底当初鼓励他做手术是否对错？是否就此把他送回上帝的怀抱中呢？

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爸爸的第二次手术终于完成，为确保更妥善的照顾，当晚医生特别安排爸爸住入加护病房(ICU)；由于结肠手术出现泄漏与受细菌感染现象后，医生为安全起见，把爸爸的肠管引至体外，暂时性地在体外排便，并吩咐六个星期后，再回医院做驳接手术恢复原状。故此手术后，爸爸就必需在体外排便，也就是安装一个可更换的“造口袋”在其身上作为排便作用！(註：此“造口袋”乃暂时性，为保缝口不再发生任何感染状况)。

2009 年

自爸爸经历了两次大手术后，对于要再次手术，我们内心总充满着恐惧与不安，不是担心医生的手术，而担忧年迈的爸爸是否承受得了再次的手术煎熬？不但如此，失落的信心也无法再次承受，手术中可能出现百分之五的泄漏现象，甚至担心上帝会借着手术把爸爸接回家！种种问题困扰于心间，于是手术之事也就不了了之！另一方面，自手术数个月来，爸爸对于所使用的造口袋也相当适应，虽然会给家人带来点“额外”的工作，但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。

直至到 2009 年 3 月，爸爸所使用的结肠造口产品出现不适现象，“造口”周围皮肤斑红，发痒等敏感迹象，不但如此，造口袋底盘也经常无故脱落，导致粪便外泄。。。除了经常服用皮肤敏感和止痒药外，倘若造口底盘脱落的话，还得每天更换造口底盘(註：一般造口底盘可使用 5 至 10 天，而每更换一次则需消耗 1 个多小时)！

于是，我们不得不考虑，重新做手术恢复原状的念头，因长期让爸爸服用药物来控制皮肤敏感，并非长远之计，况且药物总会为身体带来负面的影响，再加上经常更换造口底盘，在时间与经济的损失更远远超乎了我们的预料！

终于，再次提起勇气到医院，约见爸爸之前的主治医生，并跟他定下日期（2009年4月27日）让他为爸爸做手术，之前我们也在主治医生处了解手术过程，据说手术后必须留院观察约5至7天，为确保大肠运作顺利。

手术于中午完成，被医生告知手术非常顺利；手术后的第二天，当主治医生前来巡房时，已吩咐护士拆除尿管，并让爸爸尝试坐起来，和在床上翻翻身，因爸爸的肚子还有点“涨风”，这表示大肠尚未工作；直至到凌晨时分，“排便”就通了！手术第三天，爸爸已可以进食“饮料”，并拆除所吊置的“盐水”。

手术第四天，经医生检查，表层伤口已复原，并可开始吃“粥”；此外，医生也很高兴地让他知道，倘若一整天情况良好，就可以在傍晚或第二天早晨出院；这对于我们一家来说，真是个大喜的信息，这远远超乎我们所想象，而手术后的恢复状况不但令医生满意，还比预期来得快出院。

2010年

爸爸自2009年顺利完成结肠癌手术后，感觉上我们一家都松了一口气，因爸爸之前在手术台上所承受的痛苦与煎熬，实在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，若不是亲身经历的人士，更无法深深体会到当中的沮丧日子。

然而，在手术的几个月后，爸爸开始出现咳嗽的现象，最初还以为是老人普通咳嗽没有正视它，直至到2010年5月26日，咳嗽痰液出现血迹后，才开始感觉到事情的严重，后再次回到医院询问主治医生，后再次入院进行抽样化验，才证实是之前的肠癌细胞扩散至肺部，而性命只得三至六个月，若立即接受化疗控制，性命则可维持二至三年以上。

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，可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之前的恐慌经历尚未平伏下来，又要再次接受另一番新的挑战，那种感觉除了让我们惊怕的战抖外，内心又开始为爸爸的“病”途做挣扎。。。起初，爸爸想放弃继续治疗，并准备了自己的后事，包括交代过世后所穿的礼服，鞋子，购买墓地。。。等等，因他也深深为多次的手术经历而感到身心疲惫！

但后经我们的劝导，以及教会乐龄兄弟姐妹们的鼓励，才开始慢慢接受化疗的事实；于是，带着主治医生的化疗推荐信，到中央医院接受化疗的安排，并于2010年7月6日，在中央医院接受小手术，在爸爸的右胸前割开装置 Chemo Port 再缝合，那是一个小型如纽扣般的装置，可将化疗药物直接插入体内血管，并被吩咐两个星期伤口复原后，就开始接受化疗。

2010年7月13日，爸爸开始接受第一次癌症化疗，化疗过程共分为12次为期约半年时间，

每两个星期注射一次，疗程共分为三天进行，通常安排于星期三到化疗中心注射四小时药物，过后院方就会给他随身带回一支药瓶，继续让药物注射入体内，直至到药物完毕为止，也就是星期五早上药物完毕后，就得再次倒回化疗中心拆除药瓶。

化疗期间，虽然药物注射被安排每两个星期一次，但爸爸却几乎每星期都必须到医院报到，因没有化疗的星期爸爸必须到医院验血，以检查红血球数量，是否足够于下次进行的化疗，并收集24小时尿液，为要确实肾脏不受药物影响，还有定期到私人验血所，检查癌细胞的字数(CEA)，每六个星期清洗 Chemo Port 预防阻塞。。。等等。当然，化疗过程中，也曾多次因红血球不足，而连续三天到医院打针以增强红血球量，加上身体因化疗抵抗力衰弱经常伤风感冒等，故此原本半年的化疗时间，也经常因额外变故而拖延至9个月时间。

2011年

近整年的化疗期间，爸爸每次都得起早，并于六点半从家里出发到化疗中心，因中央医院停车位有限，故必需尽早到门口等候，当然另一个原因则是早到可被安排优先注射，那就不必在化疗中心等待太久的时间，可是却往往因医生，护士人手不足，加上太多病人的原故，每每等到九、十点多钟才轮到爸爸注射，直至到下午两、三点才能回到家！这漫长的时间上等待，有时真让我们感到厌烦与愤怒，然而为了医治，唯有忍气吞声，吸了口气，再次继续等……。

在化疗间的爸爸，不但忍受多次插针苦楚外，还得每六个月进行断层扫描 CT Scan，这乃爸爸最担心与害怕的检查，因扫描之前除了验血、等报告外，前一天晚上爸爸还得禁食，直至到第二天扫描后才可进食（每每要挨饿到第二天将近十点才可进食），但最令爸爸不愉快的经历，乃是扫描直肠，因在进行扫描的同时，医务人员会在爸爸的肛门注射液体，这会使到爸爸在扫描后，感到肚子不舒服导致不止于五、六次的下痢，有时见到白发斑斑的爸爸，还得忍受如此煎熬，真让人感到于心不忍！此外，爸爸还经常因医务人员疏忽，使到手臂上的插针处，因震动而血流不止时，更让我们恨不得可以代替他受罪！

这段化疗期间，爸爸的体质还算顶得住，唯有经常抱怨双脚麻痹与疼痛，而他最喜欢跟我们说的就是：“走起路来，好像赤脚踏在石头上的感觉”，相信这对于爸爸来说，确实不是件容易忍受的痛苦。然而，这还不是最难接受的事情，最令人感到失望的还是爸爸之前所忍受的痛苦，并没有给他带来抗癌上的进展，反而在扫描后被医生告知，虽然癌症细胞没有活跃起来，但也没有消失，仍然停留在肺部，于是建议尝试另一种新药，盼能彻底把癌细胞杀死。于是，在2011年9月15日开始采用第二种疗程，并尝试新的药物，再增加十二次化疗疗程为期六个月。。。。

2012年

第二次的化疗，比第一次来得较为简单，除了以往类似的验血，收集尿液，进行每六个月扫描外，这次的化疗注射时间只需两小时，这对于清早到达医院的爸爸，每次都能在一点之前回到家里休息。

这次的化疗的副作用，除了爸爸之前双脚疼痛外，爸爸还大量脱发，但这却不影响爸爸的美观，相反地，我们买了顶帽子送给他，让他看起来既年轻又帅气！

然而，第二次的化疗，也没有带给爸爸新的希望，半年后扫描结果发现癌细胞仍然没有变动，于是医生建议使用口服抗癌（Oral Chemo）为期六次后再看结果如何，以及是否继续使用口服；爸爸每日的口服抗癌药物，几乎可以跟正餐相宜，因服用时间表跟正餐同时进行，如早餐后服食3粒药丸，午餐后服食5粒药丸，晚餐后又再服食3粒药丸等，再加上其他辅助药物等，整体上来说可真是吃药都吃饱了。服药为期两个星期，过后就必须停止服用两个星期，因担心过量服食会伤及体内其他器官。

这段期间，爸爸身体上开始出现副作用变化，如皮肤敏感，发痒，手脚开始干燥，皮肤更因干燥而开始裂痕，这对于爸爸来说可真是有史以来最痛苦的煎熬，经常以润肤剂来滋润皮肤外，还得服用止痛片，来减轻脚上因裂痕所造成的疼痛，这使爸爸走路来一拐一拐的，真让我们看了心痛！

2013年

2013年1月29日，爸爸又再次被安排扫描测试，看看口服抗癌药物是否有效；但报告结果令人失望，由于多次化疗的毒性影响，使到爸爸一边的肺日益恶化，萎缩；然而，医生依然不愿放弃对爸爸的治疗，还一直建议尝试更多及更新的选择化疗法，但这时的爸爸对于数年来奔跑于医院已非常疲惫了，并希望尽快脱离疗程，回到家中好好休息，于是亲身对医生说：“我已经77岁了，也已经足够啦！不想再接受治疗了，谢谢你，医生！”，于是，医生带着惋惜的眼神告诉爸爸：“老伯，倘若有一天你改变主意，要回来接受化疗的话，我们随时欢迎你的”。

回家后的清闲日子中，爸爸都过得非常充实与乐观，出外逛街，吃饭，手抄圣经（直至到爸爸去世为止，爸爸共收录了21本手抄圣经），玩电脑游戏，观看电视连续剧等，都是他的最爱，不但如此，还在每早晨为家人冲泡可口浓缩的咖啡呢！在家的日子，爸爸觉得比化疗时过得自由，因不必为赶医院而早起，更不要饱受插针的痛苦，而且最令人扫兴的还是他经常为化疗原故，而放弃了各个重要节日，如华人新年，圣诞或其他节日等，他都必须在医院里渡过！

当然，间中爸爸也经常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，如咳嗽，气喘，脚麻痹等，但向来对医药颇有研

究的爸爸，总不忘在我出外时，特别交代我到药剂行为他买药，每每服食后又有明显的进步，故也不特别阻止他吃药！

直至到 2013 年 8 月，爸爸的身体开始有点软弱，出现不间断的咳嗽症状，同时也不太爱跟我们上街了，往往只吩咐我们购买他想要的东西，而他则喜欢留在家里看电视，玩电脑游戏等。

到了 11 月初，爸爸的病情开始每况愈下，不断向我们投诉脚扭伤，影响至脊椎酸痛等，无论吃多少止痛片或关节药丸都感觉无效，这时我们开始怀疑癌细胞或许已进入了他的骨髓，但为了不想让他担忧，唯有购买效力更强的止痛片让他服用，因最让我们担心的就是癌症末期的最后阶段很可能造成剧烈疼痛。

11 月 29 日，也正是爸爸的 78 岁的生日，爸爸突然身体不适下痢，大家都以为这是老人因食物不合适所造成的下痢，故在服食药物后隔天又发觉没事；直到 12 月 1 日，爸爸身体开始虚弱，下痢情况再次发生，于是我们开始为他包扎纸尿片，让他可不必起床排便，这一天开始，爸爸的时间观念也开始有点混乱，分不清早晨或晚上。

12 月 2 日，我们请来医生来为爸爸诊断，医生发觉爸爸的肚子开始膨胀，并建议我们不可让他进食硬体，只能口服流质，因医生怀疑爸爸的大肠已被癌细胞所侵犯，故影响硬体难以进入体内；傍晚过后，爸爸开始模糊，不再跟我们说话，甚至也不再进食。

2013 年 12 月 3 日中午一点半，当我要出外时，突然发现爸爸情况有异，双眼无神气喘加速，于是急忙告诉妈妈情况，妈妈却镇定地让我陪伴在爸爸身边，自己则打电话给哥哥与外子，当我牵着爸爸的手，抚摸他的胸部时，突然感觉到爸爸的手，有股暖流传到我的手，过后爸爸的呼吸慢慢的终止于一点四十分了。

特此我们也特别感谢上帝的带领，把爸爸安然并且毫无痛苦挣扎之下接回天家，阿门！

后记

如今，爸爸已离开我们数天了，虽然我们知道他到哪里去，但内心不舍的心情还是无法适应没有他的日子；特别是见到与他有关的东西，如他爱吃的薯条，快熟面，爱喝的咖啡，常坐的椅子，……等，都让我们禁不住对他的苦苦思念……

当然，爸爸留给我们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这五年来，虽然他饱受病魔的痛苦煎熬，但我们从始至终却未曾听到爸爸对主的一声埋怨，相反地，每天只要他精神状况良好，他总不间断地完成他的手抄圣经！

爸爸！我们永远怀念您！。